



# 春苔集

陳植題



陈从周 著

# 春苔集

陈从周 著

陈从周 题



花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18744

1018744

# 春 苦 集

陈从周

•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西吉安地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70,000字

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,700册

书号 10261·499 压塑本定价 1.45元



作者近照

## 序

同济大学建筑系陈从周教授以其所著散文集《春苔集》行将付梓，封面由建筑家陈直生(植)先生为之题眉，以陈先生与我姓名相同，所学接近，常引起外界误会，嘱我为该书作序，并在其自序中再加说明，以资澄清，用心良苦，敢不从命。从周教授工诗文，擅丹青、建筑、造园无所不精，近年来并应聘两次赴美，参加造园设计任务，蜚声国内外，我国造园界之健将也。东坡尝谓“摩诘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。我谓从周教授“诗中有园，画中有园”，诚当代之王摩诘也。我国造园艺术代有闻人，就中尤以诗人、画家为多，从周教授即其典型。我与从周教授缔交已二十余年，常于专业性会议讨论问题时，所见略同。平日亦当多鱼雁往返，交流意见，并常不辞辛劳，为我校阅著作，可谓造园界中志同道合，不易多得之挚友，不胜钦慕。

陈直生先生与我同名同姓，为我国著名建筑学家。当抗日期间，我在昆明云大任教时即经其清华同学潘光旦教授介绍，神交四十余年，钦慕久矣，但苦无缘相见，实深遗憾。

一九八一年十月，应同济大学之聘，赴沪参加该校建筑系研究论文答辩会议时，承驾临访问，始获把晤，宛如久别重逢，一见如故，握手言欢，情同手足，相见恨晚。别时并承摄影留念，双方亲友闻之传为佳话。

查生物分类，每一种名均用“二名法”，所谓二名法，每一种名，均以属名，种名及定名者姓名组成。我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，除名之外，均有“字”与“号”，例如孔子名“丘”，字仲尼；苏轼字“子瞻”号“东坡居士”，以免雷同。至于人名，则姓名相同者殊不多见，即使相同，以其“字”与“号”，未必尽同，仍易查明。所幸我与直生先生即其一例，盖亦我国人名之“二名法”也。据从周教授函告，直生先生曾谓“靠你一本书，弄清两个陈植”，从周教授之为朋友谋可谓忠矣。

抑有不能已于言者，造园学为综合性独立科学为艺术之一，与建筑学、园艺学、造林学、美学、文学等科学，均有密切关系，故其学会亦应独立于以上所列各科技学会之外，绝不能视为有关各种科学之附庸，故其学会应从速组织中国造园学会，以便集中力量，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，以为祖国国土美化及国内外人民享受服务。至于现在所谓园林学，实即造园学类型之一的造园学，其学会应为造园学会之中的协会之一。盖以含意不同，内容各别，绝不能作茧自缚，故步自封，与世隔绝，自我欣赏，长期停滞于造园初步的庭园阶段，而不思发展。深愿当此中央号召举国上下各条战线从事改革之际，有关同志应以国家及人民利益为重，踊跃参加

改革洪流，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，将造园界目前存在问题，借改革之东风，将不合理的一切现象，一扫而尽，与先进各国携手并进。陈云同志“要讲真理，不要讲面子”的教导，对于此次的改革，具有深切意义，希望我国造园界同志，坚持真理，放弃面子，使我国新兴而有历史的造园科学，及其事业，通过改革，得以烟消日出，焕然一新，何幸如之！

崇明 陈植(养材)识于南京，时年八十有五。

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一日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.....         | 陈 植 |
| 苍润高逸 秀出东南..... | 1   |
| 山阴水上.....      | 5   |
| 桥乡 醉乡.....     | 8   |
| 云山接仙迹.....     | 13  |
| 日月并升天下奇.....   | 15  |
| 此园浙中数第一.....   | 18  |
| ——记海盐绮园        |     |
| 小隐名园几日闲.....   | 20  |
| ——兼谈园林的散与聚     |     |
| “阁忆天心胜”.....   | 25  |
| 平林浅画出眉湖.....   | 28  |
| 我住香山第一人.....   | 30  |
| 梁山留迹.....      | 32  |
| 萍乡擒孽龙.....     | 36  |
| 仰天负手看华峰.....   | 38  |
| 方岩居中 游遍浙东..... | 40  |
| 高秋万松游二陵.....   | 43  |
| 玉峰映翠水环城.....   | 47  |

0090/06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“就势取景”在烹饪上的应用..... | 49 |
|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.....     | 52 |
| 鲁中记行.....          | 55 |
| 山居谈往.....          | 64 |
| 园以景胜.....          | 69 |
| 怡园与耦园.....         | 71 |
| 美的秩序.....          | 73 |
| 提倡有意义的文化生活.....    | 76 |
| 旅游的艺术.....         | 77 |
| 值得提倡的文化旅游线.....    | 80 |
| 俞振飞谈文化修养.....      | 82 |
| 昆曲带引我学园林.....      | 84 |

——写在俞振飞访港演出之前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半生湖海 未了柔情.....   | 87  |
| 论北方园林.....       | 91  |
| 谈园林风景建设问题.....   | 111 |
| 园林与山水画.....      | 124 |
| 呼吁：斧斤不入山林.....   | 126 |
| 养花见性情.....       | 128 |
| 年来不爱看名花.....     | 131 |
| “大”与“小”.....     | 134 |
| 画中求画 不如画外求画..... | 136 |
| 从重修豫园湖心亭说起.....  | 138 |
| 贝聿铭与香山饭店.....    | 140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湖上流风说画师·····      | 144 |
| 俞平伯与曲园·····       | 147 |
| 师谊 友谊·····        | 149 |
| ——观梅景书屋师生画展       |     |
| 深情话颜老·····        | 152 |
| 一位学识渊博的鉴赏家·····   | 154 |
| ——记顾公硕先生          |     |
| 雪窗遥祝叶老寿·····      | 157 |
| 童年的老师·····        | 159 |
| 怀念建筑家黄作燊教授·····   | 163 |
| 灯边杂忆·····         | 168 |
| 梓室随笔·····         | 172 |
| 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·····  | 179 |
| 正中求变·····         | 182 |
| 为园林取名·····        | 185 |
| 炎夏话“三多”·····      | 187 |
| 天意怜幽草·····        | 189 |
| 《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》序····· | 191 |
| 《艺术美探微》序·····     | 193 |
| 《宋平江城坊考》序·····    | 195 |
| 《旅游服务心理学》序·····   | 197 |
| 《墨竹析览》序·····      | 199 |
| 跋《周子庚先生医案》·····   | 20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题俞粟庐遗墨拓本·····        | 203 |
| 喜见《百寿图》·····         | 204 |
| 梁启超与王国维题《西涧草堂图》····· | 206 |
| 董北苑《夏山图》史拾·····      | 208 |
| 寒梅秋菊永清芬·····         | 211 |
| 读《黄仲则书法篆刻》·····      | 213 |
| 《徐志摩诗歌集》序·····       | 215 |
| 谈徐志摩遗文·····          | 218 |
| ——凌叔华致陈从周的信          |     |
| 《苏州园林》重版序·····       | 225 |
| 皖南履痕·····            | 227 |
| 闲话西湖园林·····          | 230 |
| “风水”与风景·····         | 233 |
| 卓越的建筑家——陈嘉庚先生·····   | 235 |
| 再版《燕知草》读后感·····      | 237 |
| 翠岛深情 绿水难忘·····       | 240 |
| 蓬岛仙湖·····            | 243 |
| 怀念林徽音·····           | 246 |
| 老去情亲旧日游·····         | 249 |
| 钱塘江边·····            | 252 |
| 钟韵移情·····            | 255 |
| 豫晋散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| 257 |
| 后 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278 |

## 苍润高逸 秀出东南

似晴欲雨费疑猜，谁把天公巧妙开？

峰影都沉潭影底，庐山之水日边来。

——黄龙潭

我轻轻地挥手，握别了那庐山的云烟，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扶杖重来，两鬓星霜，流光抛人，有些迟暮之感。然而黄龙潭附近的那座明代赐经亭，还是老怀未忘，到了山间的次日，我便急于去拜访它，喜幸的是居然无恙，相见之下十分亲切，仿佛重逢到一位健在的耆旧。从赐经亭向下行，在蜿蜒的山径里，云影、树影、山影、水影，忘世忘我，可憎的是喧哗的人声，代替了清脆的鸟语，觉得有些美中不足，否则真是幻入仙境了。过去游庐山是住在山麓的大丛林（寺）中，慢慢地往上，信步登山，随意览景；而今人们却留在山上，背道而行。游的方法改变，随着景观也各异了。

“庐山东南五老峰，青天削出金芙蓉”、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李太白、苏东坡皆自山下静观开始，

白居易所建草堂，亦同此意。今天游山，动观代替了静观，以往观画吟诗的那种节奏乱掉了。

山水之美在于神，名山之贵在于品。古代对山予以人格化，它不仅是一个风景区，而且具有感化与教育人民的意义，庐山的精神，我说它是“苍润高逸，秀出东南”。这就是庐山的“品”，亦即我们对此风景区规划的最高指导思想。

来庐山之前，我接到江西省的邀请去开风景规划会，迟迟未允，复了一首诗：“会议催人老，新来白发多，庐山难补笔，无可奈何！”老病悬辞，不料“州司临门”，催我上道，于是鼓起余勇，在一个漫山雨霏的傍晚到达了山巅。我为什么怕行呢？因为二十年前调查的一些古建筑，经过十年动荡，毁得差不多了，而且山林快要城市化，森林也受到相当大的损伤，我不愿磨灭记忆中美丽的情影，于是才出此下策。

我这次到庐山本来无意附庸风雅，因为前人的名句，早将它渲染殆尽，我最多写点感触，或再发点牢骚。但在黄龙潭却哼出了那首小诗，觉得比费很多笔墨去形容来得方便。我去寻诗定是痴，不必枉费苦吟。我一向主张以明白易懂的词句，用一定的音节谱出来，使大家都能对你所感受的美的境界起共鸣便够了，那种翻类书找典故，连自己也含糊其辞的诗，我是不敢赞同，而且也没有这种高深的学问来写。我的俚句，就是仿佛照像机一样，留下我一刹那美的感受而已。

庐山之美，美在什么地方？大家都知道，游山玩水便是欣赏自然，那年我初登庐山是从山麓的万杉寺、秀峰寺调看了宋元石亭，经过栖贤桥，看了这座著名的宋代山峡桥后，仰观着五老峰一步一步带着云彩上去，慢慢认识了庐山真面目。可惜我未能健步从好汉坡再去领略一番另一条山径。如果你匆匆地赶到牯岭，在山顶上“拉练”几天，你就会感到人工的东西，并不能唤起你的游兴。那未曾开发过的深谷幽泉，悬崖绝壁，奇峰怪石，野草闲花，才能逗起你爱好自然的雅致。记得这天我冒雨到三滴泉上游去勘察风景点，乱泉奔腾，云烟四合，我却没法挽留这去来无踪的雨丝风片，淡逸空灵之趣，往往于无意中得之，古代高僧、诗人，他们是付出了疲劳的代价，享受到天地的真趣。

过去我来庐山，住在林下的平房内，清流枕居，翠松倚窗，微阳中一二声喜鹊报晓，唤我幽梦；岑寂的山居，偶然飘入淡于轻纱的白云，凉意侵人，引起我很多遐思。我自比苦修的山僧、深藏的隐士，亦曾比过甘于此山的老农，以及其它……静而定，定而后慧。每一个来庐山的人，必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心境。这次住在大宾馆内，高楼前尽是西洋的树木，成排成行的各式汽车，喇叭声、汽油味，都使我对这现代化的山区，产生了厌倦，我埋怨自己，仿佛与上次变成了两个人。然而我是能独自寻趣的。我缓步登山，行到五老峰下，悄无人处望鄱阳，身旁背风开的黄花瘦朵，无异是我的写照，留下了真挚的深情。回宾馆的道上，看见几个青年跳进大盆景，在请人拍照。这也许是他们不远千里而来的唯一

目的吧！我默然走过他们身旁，留下了一种尴尬的印象。

我曾经说过：春水腻，夏水浓，秋水明，冬水定。庐山之美在于水，所以我说它苍润，正如美人的眼睛一样，如果那双秋波没有了，天下再美的绝色，也会失去灵魂。可能是我的偏爱，我只着重颂扬了庐山的水，饮水思源，毋忘这漫山的森林，要保水，就得固林。深望庐山的管理者，千万要留此命根，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。

庐山之灵在于水，自古独步东南，就在于秀出，因此山间的瀑布、泉流、碧潭，是我终日盘桓之处。我半醉半醒，亦痴亦慧，看云、观水，有如学道学佛，云移山动，水流溪转，虚中现实，实处变虚，它存在着极其深刻的辩证之理。初识世间贫乐处，渐知水墨画云山。淡中之味，它可以教人脱离低级趣味，做一个高尚的人，有道德的人。

我写到此也不想再说些本行话了，我提出如果要做好庐山的“补笔”，就是要具有：诗人的感情，宗教家的虔诚，游历家的毅力，学者的哲理。

如此说来、想来不会离题太远吧！

## 山阴水上

近几年来我因为编纂《绍兴石桥》一书，来往山阴水上已是不知多少次。古人说：“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。”而我如今说是在水上，那岂不是唱反调了吗？原来古人越中是舟游的，一叶徐来，双桨轻漾，不象今天汽车扬尘，过眼行云，什么越山之秀，越水之清，连稍事盘桓，略作周旋的时候也没有，我只好暂叫它道上，与水上分明有今古之别了。

绍兴是个古城，又是水乡城市，如何体现是水乡，水当然是主体，但组成水乡的部分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桥，临水人家，粉墙竹影以及远水近水，曲岸流沙，渔村蟹簖，片帆轻舟等等这些交映成景，绘出了浅画成图的越中山水。我本越人，自然会更加流露出乡土感情，也许体会比别人多些，曾信手写过这样一首小词：“似睡群山入暮冬，扁舟来从容，乍疑无路却相逢，粉墙风动竹，水巷小桥通。    潋滟波光长作态，鱼龙啖影其中，江湖老去乐归篷，乡音犹未改，雪菜味无穷。”（《临江仙》）绍兴的雪菜又名雪里红，用来生吃也好，炒吃也好，真是其美难言。每次乡

游都要尝它一下，带点回上海。全家在围炉细嚼时，便是我谈绍兴风光的最好助兴品。

绍乡真是名副其实的水乡，家家置船，人人操舟，小孩子五六岁便能上船去做动作了，正如城市中小孩学骑自行车那样，已是习以为常了。船有乌篷船、划子等。操舟有用手摇、手划，更有举世无双的脚划，男女老少无不咸宜，我看乡村中的居民，运用小舟比我们骑自行车还方便。我们久居大城市的人看来，真是羡慕啊！我常常怪来到绍兴旅游的人们，为什么不去真正享受一下水乡的情味呢？这不能错怪他们，多少也要埋怨搞旅游的同志们太现代化了。将“旅速游慢”这个基本概念没有弄清。

我曾经说过，山不在高，贵有层次；水不在深，贵在湾环。我从鉴湖经过陆放翁隐居过的快阁，转入九岩，曲水一回环，其间景观是由平水远山，荡入清溪危岸之中，嶙峋的山石，漫山的翠竹，显影在澄澈晶莹的水面，是一卷溪山无尽图手卷，人斜依船舷，有时游鱼会向你逗欢，我过去对“陶醉”两字，至此自认有些体会不够，这样的醉人景色，确是使人忘世忘机。但一忽儿想起明天又要回到满眼烟尘的上海去，不觉沉默了。然而今天大家又都留恋着大城市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一个人年龄一天大一天，可能逐步会得理解：“小城春色”不是诗一般的美丽吗？

物质的享受与自然的享受，本来是统一的，古代的城市选址，没有不考虑山水“借景”，我们多少中小城市都具备了这个条件。无锡的惠山，扬州的瘦西湖，肇庆的七星岩，